

千门

方白羽◎著
BY FANG BAIYU

QIAN MEN ZHI MEN

千门系列之
壹



两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袂倾力推出

新智侠小说开山之作——【千门系列】

不会武功却众人仰慕，纵横江湖，名震天下，我是老千，我怕谁？
颠覆传统，自成一派，智侠之父引领你进入神乎其神的千门之门。

千门系列之壹

千门之门

方白羽◎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门之门/方白羽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1

(千门系列)

ISBN 978-7-5391-4587-7

I. 千…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6802号

千门之门 方白羽 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葛士杰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60mm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4587-7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蛇祸	6
第二章	陷阱	17
第三章	蒙冤	31
第四章	暗狱	46
第五章	新生	58
第六章	逃狱	77
第七章	刀客	93
第八章	魔门	111
第九章	同行	129
第十章	布局	142
第十一章	演戏	160
第十二章	夺经	176



楔子



天高地阔，万里无云，赤红的太阳高悬中天，把天地映照得一片火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大漠中，有一小队人马挣扎着行进在无路可循的黄沙里。除了领头的四五人骑有骡马骆驼，其余十多人竟被镣铐拴成一串，在几个骑手的吆喝鞭笞中，勉强挣扎着向前蠕动。

正午的阳光酷烈炽热，人马疲惫不堪，当看到前方那孤零零的驿站，几个骑手不禁齐声欢呼，鞭笞众人加快步伐。一个驿丞模样的老者迎了出来。领头的骑手远远见到了，便大叫道：“老鹁！快快准备清水草料！这鬼天气，简直要把人烤熟！”他的脸上有一道血红的刀疤，随着表情变化不住地蠕动，远远看去，就像脸颊上又开了一张嘴。

“早已经准备好了！刀爷！”老鹁答应着迎上来。他认得来人是甘凉道有名的捕头，绰号刀疤，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

道。这里虽是甘肃地界，但刀疤要负责把内地送到甘凉道的囚犯再押送到更远的青海服苦役，常常要经过这座孤零零的驿站，一来二去，自然与老鹳相熟了。

几个差役翻身下马，争先恐后地奔向老鹳准备好的清水馒头；披枷带镣的囚犯则跌跌撞撞躲到阴凉处，东倒西歪地瘫在地上直喘粗气。

老鹳提上一桶清水向他们走去。他虽然知道发配到如此荒凉偏远之地的囚犯，大多是穷凶极恶之辈，不值得同情，但一个人在这驿站苦守多年，一年到头难得看到几个人，就算是囚犯，在老鹳眼里也十分亲切。

老鹳舀上一瓢水，几个囚犯争先恐后张嘴来接。正要喂时，却听身后一个差役喊道：“等等！”

老鹳莫名其妙地回过头，就见一个差役一脸坏笑地过来，夺过老鹳的水瓢扔回桶中，然后两腿一叉，扯开裤子对着水桶就“哗哗哗”撒了一泡尿，这才提起裤子对老鹳示意：“去！喂他们喝！”

老鹳为难地望向一旁的刀疤，见他并不制止，反而露出了饶有兴致的微笑。老鹳无奈，只得舀上一瓢尿水递到一个囚犯面前。那囚犯稍一犹豫，就闭上眼“咕噜噜”一口将水喝得干干净净。

众差役哄堂大笑。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老鹳一个个喂过去。众囚犯有的麻木，有的哭丧着脸，有的则两眼怒火，不过在极度饥渴之下，还是毫不犹豫就喝了下去。老鹳喂到最后一个囚犯时，却见他一脸倨傲地别开了头。老鹳劝道：“喝吧！这天气，不喝水怎么成？”

“我是人，怎能不要尊严？”那囚犯反驳道。他的声音虽

嘶哑干涩，却透出一股不容轻辱的傲气。

尊严？老蔫一怔，不由细细打量对方。却见他身形瘦弱，看眼神似乎十分年轻，虽然满脸污秽，却依然掩不住骨子里的书卷气。

“怎么回事？”身后响起刀疤的询问，老蔫没来得及解释，他已大步走过来，一把抢过水瓢，吐了口浓痰在里面，往那囚犯嘴边一塞，“嫌料不够，老子再给你加点！”

那囚犯死命一挣，将水瓢撞落在地。刀疤勃然大怒，一脚将他踢倒，厉声斥骂：“不识抬举的东西，为什么不喝？”

那囚犯在地上挣扎着坐起来，大声道：“我是人，不是牲口！”

“人？你他妈也敢自称是人？你们这些渣滓！”刀疤挥动马鞭，从几个囚犯头上抽将过去，“你！一个人贩子；你！一个采花贼；还有你！一个江洋大盗！你们他妈的这些渣滓，有哪个配称为人？老子恨不得将你们一个个都地处决，免得连累老子在这种天气还要侍候你们去青海旅游！”刀疤说着转回方才那囚犯面前，举鞭抽道，“尤其是你！听说以前还是个秀才，却强奸杀人，坑蒙拐骗。就凭这，也该罪加一等！”

“我没有！”那囚犯声嘶力竭地大叫，“我没有强奸杀人，也没有坑蒙拐骗。我是被冤枉的！”

“哼！每个囚犯都这么说。”刀疤说着重新舀了瓢尿水递到那囚犯嘴边，“老子再问你一次，喝还是不喝？”

那囚犯针锋相对地迎上刀疤凶狠的目光：“我是人，不是牲口！”

刀疤猛地将尿水泼到那囚犯脸上：“好！只要你能撑到明天，老子就承认你是人！来人！把他绑到拴马桩上，看他能撑

到什么时候！”

几个差役把那囚犯从阴凉处拖出来，绑到驿站外的拴马桩上。头顶日光正烈，地面沙砾发烫，上烤下煎，正常人根本坚持不了多久。那囚犯舔着干裂的嘴唇，紧闭双眼，在如火的烈日烘烤下，神情虽然疲惫不堪，脸上却依然有一股不屈的孤傲。

“谁也不许给他送水！老子倒要看看他到底能撑多久！”刀疤说着对老蔫一招手，“准备干粮草料，咱们明天一早再走。”

天色渐渐黑下来，老蔫喂完骡马，经过拴马桩时提灯照了照，就见那囚犯全身瘫软地挂在木桩上，不知死活。老蔫过去一探鼻息，呼吸已细若游丝。老蔫心知他再不喝水，一定撑不过今夜。他忘不掉这囚犯日间那孤傲的眼神，不禁舀来一瓢清水，托起那囚犯的下颌，小心翼翼将水灌入囚犯口中。片刻后，只见他睫毛微颤，终于缓缓醒了过来。

“谢天谢地！我还怕你醒不过来！”老蔫嘟囔着，将一瓢清水彻底喂完。囚犯喝饱水后，精神稍稍恢复，不禁哽咽道：“老伯，多谢相救！我骆文佳若有出头之日，定要报答老伯瓢水之恩！”

老蔫摆摆手道：“什么报答不报答，等你活着离开青海再说吧。据我所知，凡发配到那儿去服苦役的囚犯，还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那囚犯一怔：“这是为何？”

老蔫叹道：“宁肯地上死，不要井下生。在矿井服苦役，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一年下来不知要活埋多少汉子！凡发配到那儿的囚犯，要么在井下被埋，要么被繁重的劳

役折磨至死，无一例外。”

“我要活下去！我是被冤枉的！我要练成绝世武功，让那些陷害我的家伙付出代价！”那囚犯拼命挣扎。他的努力没能撼动拴马桩，反而令疲惫不堪的自己浑身一软，晕了过去。

“我要活下去，我一定要活下去！”昏迷中，骆文佳还在喃喃念叨着，他那肮脏不堪的脸上，闪烁着异样的神采，他的意识似乎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





第一章 蛇祸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伴随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骆文佳又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

骆家庄是扬州郊外一处小村庄，村前小桥流水，村后群山环抱，风景十分秀美。骆文佳是村里唯一的秀才，祖上还是告老还乡的京官，只可惜骆文佳的父亲嗜赌如命，不仅散尽家财，还被人催债逼得上吊自尽，骆家从此败落。幸好骆文佳有一位知书达理的母亲，一刻也没放松对儿子的管教，终于将他培养成村里唯一的秀才。骆文佳从小就立志要像先祖那样走上仕途，振兴家门。为了分担母亲的重担，他在刻苦攻读准备科举之余，还在村中的祠堂开设私塾，挣点儿小钱贴补家用。

窗外的马蹄声吸引了骆文佳的目光，只见两个富家公子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正纵马从窗外经过。两个人谈兴正浓，其中一个白衣白马的儒雅公子不住地用马鞭指着周围，姿态颇为

潇洒。

骆文佳认得那白衣公子名叫南宫放，是扬州城有名的南宫世家的三公子。骆家庄大部分田产现在都属于南宫世家，只有寥寥几块祖宗坟地还在族长手里。最近听说南宫世家要收回骆家庄的田地，准备在这儿建造休闲山庄和跑马场。这消息令村民们人心惶惶，大家都希望族长骆宗寒能阻止这件事。

骆文佳正在胡思乱想，就见一个青衫少女挎着篮子从远处走来。看看天色不早，他忙让孩子们放学回家，然后高兴地迎了出去。

少女款款来到骆文佳面前，红着脸将手中的篮子递过去：“文佳哥，这是今天新摘的果子，给你和伯母尝尝鲜。”

骆文佳接过篮子，欲言又止。那姑娘见他一脸窘迫，不由嫣然一笑，对他摆摆手：“你早些回去吧，我走了。”

目送少女走远，骆文佳不禁拿起一个红艳艳的苹果嗅了嗅，心中一阵甜蜜。那少女是村中殷实大户赵富贵的女儿赵欣怡。赵富贵是外来户，当年为了寻个靠山，曾与骆文佳的父亲指腹为婚，早早便把女儿许给了骆家。后来骆家败落，赵富贵便有了悔婚之意，只是两个孩子从小青梅竹马，早已难舍难分，加上骆文佳勤奋好学，小小年纪便考取了秀才，前途不可限量，赵富贵才不再干涉两人往来。

直到再也看不见少女的背影，骆文佳这才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嗅着苹果往回走。少女其实并没有走远，而是躲藏在路旁的大树后偷看，见他没有跟来，不禁在心中暗骂一声“傻瓜”，撅起嘴转身就走。刚一回头，一声猝然而发的马嘶把她吓了一跳，一匹骏马在她面前人立而起，差点将鞍上骑手掀了下来。那骑手正要开口责骂，待看清她的模样，却又愣在了当

场。

少女半晌才回过神来，方才光顾着偷看骆文佳，竟没有听到身后的马蹄声，回头时差点跟奔马撞在了一起。她正要道歉，却发现那骑手正直勾勾地望着自己，那肆无忌惮的目光令她有些害怕，于是顾不得道歉，低头就走。

“美！真美！”马上的骑手直到赵欣怡走远，犹自在喃喃自语，“想不到这偏僻小村，竟有空谷幽兰！”

“三公子好眼力！”身旁的唐笑连忙点头附和，“扬州虽是佳人云集，却也很少看到这等不染一丝俗尘的人间绝色。”

初更时分，骆文佳又开始了他的夜读。陪伴他的，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骆家虽然家道中落，田产尽卖，但毕竟祖上做过京官，老宅虽破败，占地却不小，不仅有厢房后院，书房中各类藏书更是应有尽有。若非如此，骆文佳恐怕也没有机会读书了。

刚读完一篇《论语》，后院突然传来一声闷响，像是有人从院墙上跳了下来。骆文佳心中奇怪：如此破败的宅子，难道还有盗贼光顾不成？

墙根的荒草在微微摇动，骆文佳提灯一照，只见草丛中，一个黑衣老者浑身是血，双目紧闭，正躺着微微喘息。在最初一刻的惊惧过去后，骆文佳不由小声呼唤：“老伯！老伯！”

老者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却没有睁眼。骆文佳天性善良，见老者身负重伤，忙将他扶到书房，放到躺椅上躺好。老者年岁似乎并不算大，两鬓却已斑白，面目沧桑落拓，脸上瘦削无肉，即便紧闭双眼，模样依然显得有些峥嵘。见老者气息细微，骆文佳忙问：“老伯，你伤到哪里？我这就去请大

夫！”说着刚转身要走，却被老者一把抓住了手腕。老者的手如鹰爪般有力，虽在重伤之下，骆文佳也挣脱不了。只见老者吃力地指指自己前胸：“我……这里有药。”

骆文佳解开老者衣襟，怀中果然有两个药瓶。他忙问：“怎么用？”

“丹丸内服，药粉外敷！”老者吃力地说完，便累得直喘粗气。

骆文佳依言将药丸给老者服下后，再撕开老者胸前带血的衣衫，谁知血肉相连，痛得老者一声大叫昏了过去。骆文佳赶紧将药粉敷在老者前胸受伤处，然后撕下一处衣衫裹住伤口。忙完这一切，他才发现老者怀中还有个小小的包裹，已经被血水浸湿。骆文佳怕它与伤口粘合在一起，便轻轻抽将出来。包裹入手不重，长长方方像是一本书。骆文佳天性对书痴迷，顺手就解开了包着的锦帕，内里果然是一本厚约半寸的羊皮册子，看模样年代久远，封面上还用一种十分罕见的古篆写着四个大字——千门密典！

骆文佳从小博览群书，对诸子百家均有所涉猎，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本书。他有些奇怪，信手翻开第一页，只见上面仅有短短一句话，也是用那种古篆写成。他轻声读道：“人，既无虎狼之爪牙，亦无狮象之力量，却能擒狼缚虎，驯狮猎象，无他，唯智慧耳。”

“这是什么东西？”骆文佳疑惑地挠挠头，正想翻开第二页，突感后领一紧，脖子已被扣住，跟着眼前寒光一闪，一柄匕首抵在自己眼帘上，身后传来一声冷喝：“你敢私阅本门密典，当挖去双目！”

骆文佳慌忙丢开书，这才发现躺椅上的老者已来到自己身

后。他忙道：“老伯饶命，我、我不知道……”

“你看到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第一页那句话！”

“既然看到，就该挖目！”老者说着手腕一紧，正要动手，却听窗外突然传来一声枯枝折断的脆响。老者一怔，猛地扳过骆文佳的身子，跟着倒转匕首，将刀柄强塞入他的手中，然后抓住他的手腕往自己前胸一送。

这几下兔起鹘落，待骆文佳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手握匕首刺中老者前胸，跟着就见老者徐徐向后倒去。骆文佳手握带血的匕首，吓得愣在当场，结结巴巴地分辩：“我……我……不是故意的！”

窗棂突然无声裂开，两名黑衣人手执长剑闪身而入。待看清屋中情形，两人神色大变，慌忙横剑戒备，齐盯着骆文佳喝问：“是你杀了他？”

“不是我！”骆文佳赶紧扔掉匕首，指向倒地的老者，“是他……”

两个黑衣人看看地上气息全无的老者，再看看手足无措的骆文佳，不由喝道：“既然你杀了他，那东西一定落在你手里，快交出来！”

“什么东西？”骆文佳一脸茫然。

“在这里！”另一个黑衣人突然发现了落在地上的那册羊皮书，顿时两眼放光，正要伸手去捡，却见身旁寒光一闪，同伴的剑竟刺入了自己腰肋。那黑衣人捂着伤处踉跄后退，怒喝：“你……”

出手偷袭的黑衣人森然一笑：“《千门密典》，人人争相夺之，你怪不得我。”说着又补上一剑，将同伴杀害。就在

这时，一直倒地不起的老者突然一跃而起，一掌斩向黑衣人咽喉。黑衣人没想到老者死而复生，顿时被切中咽喉，不由一声痛叫，瞪着眼慢慢软倒在地。

老者这一下突袭牵动伤口，鲜血又涌了出来，湿透了前胸的衣衫。他不由瘫在地上直喘粗气，对一旁呆若木鸡的骆文佳勾勾手指：“你过来！”

“我不！”骆文佳吓得往后直退。

“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老者捡起羊皮书塞入怀中，柔声道，“方才是你救了我，我不会为难你。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见，我定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不用不用！”骆文佳慌忙摇手，见老者并无恶意，他不由惴惴问道，“不知老伯如何称呼，为何被人追杀？”

“老夫姓云，你可以叫我云爷。这等江湖凶杀，你知道得越少越好。”老者说着指指地上的尸首，“快帮我将他们埋了。”

骆文佳已被鲜血和尸体吓破了胆，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老者一声吩咐，他立刻去后院挖了个大坑，将两具尸体草草掩埋。忙完后回到书房，老者已不见了踪影。

“当当当！”祠堂那边突然传来急促的锣声，在夜里显得十分突兀。这锣声是召集族人的紧急信号，骆文佳顾不得禀明母亲，立刻赶往祠堂。

祠堂中聚集了不少族人，族长骆宗寒傲立高台，在灯笼火把映照下，他的脸色铁青，颌下短髯微微颤动，眼中更闪烁着一种决绝的寒芒。见族人差不多到齐，他高声道：“今日扬州南宫世家三公子亲自登门，出三倍价钱要咱们搬走，让出骆家

庄所有土地，你们说怎么办？”

“那怎么行？”有人立刻高声反对，“咱们骆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连祖坟都在这里，怎么能搬走？”

“是啊！”众人纷纷附和，“从来只有活人能搬，没听说祖坟也能搬！”

骆宗寒朗声道：“今日南宫放已撂下话，如果咱们不搬，从今夜开始，我骆家庄每天要死一人。我本当他是虚言恫吓，谁知今晚天刚黑，村中果然有人莫名其妙死去，所以我才召集大家议事。”他一挥手，两个年轻人抬进来一副担架，担架上是一具佝偻的尸体。众人认得死者是从外地流浪到骆家庄的孤老太梅婆婆。

“我检查了梅婆婆的尸体，”骆宗寒对众人道，“既没有发现伤痕，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就算报官也只当是年老体衰，寿终正寝。不过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看来南宫放是先杀个不相干的人警告咱们，如果咱们再坚持，下一个就是咱们骆家人了。”

众人面面相觑，祠堂中一下子静了下来，一个年轻人突然举臂高呼：“咱们决不能退缩！不能让别人欺负到头上来！”

这呼声得到了众多年轻子弟的附和。骆宗寒眼中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昂然道：“从今日起，每家每户抽一名男丁，随身携带兵刃，听到锣声就立刻赶到祠堂集合，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平日则轮流在村中巡逻警戒。”骆宗寒说着突然注意到骆文佳，忙道，“文佳，你家人丁单薄，你又是秀才，舞刀弄棒的事就不要干了，好好读书吧。”

“叔公！”骆文佳期期艾艾地道，“这事还是报官吧！咱们若私自组织武装，可是违反《大明律》的啊！”

骆宗寒一怔，怒道：“你可真是个秀才，《大明律》怎么也不管管南宫世家这些豪强？这世上弱肉强食，若没有刀剑防身，就只有受人欺负，任人宰割。报官？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认钱不认理？我看你是读书读糊涂了，连起码的世情都不知道。行了，你安心读书准备赶考吧，但愿你有一天能混个一官半职，咱们骆家也不用受人欺负。”

骆文佳还想争辩，却见骆宗寒已在安排警戒巡逻的人手，顾不得理会他这个没用的秀才。他只得离开祠堂，独自回家，刚到祠堂前的大榕树下，手中灯笼突然无风自灭。骆文佳两眼一黑，跟着就感到身子突然飞起，落到树杈上，离地足有数丈高。骆文佳大骇，慌忙抱住树干，张嘴要叫，却感到后心一麻，嘴里再发不出半点声音。

“妈的，没想到骆宗寒软硬不吃，早知道我第一个就毙了他！”身旁响起一声沙哑的抱怨，骆文佳转头望去，才发现是一个长发披肩的黑衣汉子，像蛇一样贴在树干上，用腿缠着一枝斜探出的树枝，正从榕树上方俯瞰着祠堂内的情形。

“三公子叮嘱过，不要动骆宗寒。他是族长，只要他低头，整个骆家庄就可到手。三公子不想一家一户去对付，那太麻烦。”身后响起一个甜腻腻的声音，令人耳根发痒。骆文佳回头望去，才发现一个白衣女子正慵懒地斜靠在树杈中，修长的双腿软软地缠在树干上，就像一条在树上小憩的白蛇。而自己的后领，正被她翘着兰花指拎在手中。

黑衣汉子身子一卷，悄然翻上树杈，冷冷地扫了骆文佳一眼，对白衣女子抱怨道：“你弄他上来作甚？”白衣女子一声轻笑：“我想问问他，骆宗寒究竟有什么安排？”“这还用问？”黑衣汉子冷哼道，“这等乡野村夫，什么样的安排能对